詩疑辨證

五

其終撫諸以為文王生時稱王之證司馬光曰文王為
諸侯四十二年更稱元年蘇轍曰虞芮質成文王伐黎
而戡之東北咸集於是受命稱王諸說紛紛文王幾不
免矣幸歐陽修闢之於前而程子張子朱子及蘇氏游
氏李氏之論皆有功名教者也乃後學信歐公文王不
稱王之說不信文王併不改元之說則以泰誓言惟十
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而大戴禮稱文王年十五而生
武王是武王少文王十四年也文王世子稱文王九十

而說春秋者因以改元為重耳泰誓之十三年實武王之十三年也大戴禮及文王世子之說俱未可信蓋文王年十五而生武王尚有兄伯邑考文王之生子何蚤也武王年九十三而終成王尚幼不能踐祚更有弟唐叔虞武王之生子又何晚也竹書紀年謂武王年八十四金履祥謂武王年五十四文王之娶在五十之後先已生伯邑考六十三而生武王也陳經謂文王二十四年生武王四十八年即諸侯位在位五十年年九十七

年也竊識緯怪妄之說而附會於詩書疑似之文不獨失詩旨乖序義而厚誣聖人多見其心地之不光明也矣

陳錫哉周

毛傳曰哉載也鄭箋曰哉始也孔疏曰哉與載古字通用故云哉載也王肅云文王能布陳大利以賜予人故能載行周道致有天下哉始釋詁文以文王受命創為天子宜為造始周國君其子孫故易傳孔固左袒箋義

而鄭訓非即以申毛者頗有理又書朕哉自亹蔡傳曰哉始也孟子引之作載朱註云載始也哉載之相通信矣豳風春日載陽周頌載見辟王毛傳皆訓為始王肅之述毛未得毛意也肅乃晉武帝之外王父杜預事晉武帝故注左傳亦用肅語然又安知肅意非謂文王之始行周道乎古人賦詩斷章多不合詩之本意至其引用援證而復申明其義者亦多得詩旨此詩內外傳引之者三其所申釋大旨相同當是詩之本義也且上文

方言文王之亹亹而令聞不已本句緊接而下則謂文王之能布陳大利而造始周國未為不可李樗曰維文王之令聞如此故天眷佑周家而錫命之無有窮極乎陳久也錫之甚久至於子孫皆受其福也哉者語辭陳錫哉周言久錫於周也朱傳從之謂上帝敷錫於周維以文王孫子觀之則可見易哉以於哉與於本不相倫未可通用嚴粲曰文王惟知錫民而錫民者乃所以錫子孫也二句文義曉然矣

藎臣

毛傳曰藎進也鄭氏申之曰王之進用臣當念汝祖為之法藎之訓進本爾雅釋詁而曰王之進用臣則就王言也呂東萊曰藎者忠愛之篤進進無已也故謂之忠藎則藎原有進之意特未知進者何事必加以忠愛之篤而後知其藎為忠也忠藎之臣則又就臣言矣朱傳從呂說而忠藎二字後世習為常語然其本訓亦學者所當知也又朱子謂呼王之藎臣而告之曰得無念爾

毛傳曰文王之德明明於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鄭箋曰明明者文王武王之施明德於下其徵應炤晢見於天孔疏曰毛以為文王施行此明明然光顯之德於下也其徵應赫赫然著見之驗在於上天由此為天所佑棄紂命之鄭以下言紂之政教不達於四方為天下所棄是武王時乃然則此章為總冒其詞兼文武矣是孔氏之意以鄭說為當也後儒唯范處義從毛諸家皆泛言天人之理王安石曰明明在下王德之明也赫赫在

氏曰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達於上下去就無常此天之所以難諶而為君之所以不易也此朱子初說今集傳仍之細繹其說如明明止就一邊言赫赫止就天之命於善言則去就無常句如何承接惟依嚴說文義始通又首章為全詩發端長子維行以上說文王有明德能受天命篤生武王以下說武王有明德天復命之則周之明德固當合文武言而紂之穢德既彰亦甚著明故天棄之言天之棄殷愈見周

司馬在前王肅云司馬太公也劉向別錄云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則太公為司馬不為太師師亦尊之之號也中候雒師謀曰呂尚釣崖又曰望公七年尚立變名注云尚名也變名為望是太公本名尚因望久而改名望也孫子兵法云呂牙在殷則大公又名牙矣雒師謀注云文王既誅崇侯乃得呂尚於磻溪之厓是文王於伐崇後始得尚也書傳曰散宜生南宮适閎夭三子相與學訟於大公四子遂見西伯於羑里是文王被

囚時即得太公也史記於周本紀謂虞芮決平在文王受命之年而齊世家云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伐崇密須犬夷大作豐天下三分其二歸周太公之謀計居多則文王未受命已得太公也太史公馳騁古今博學多識然不能折衷羣說以歸於一故齊世家云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出獵得之或曰太公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等知而招尚

曰吾聞西伯善養老盡往歸焉歷舉三說迄無所定夫
太公翼佐文武身有殊勳世祚太公以表東海唯有大
功故也若伐崇後始得之文王於時基宇已宏太公無
所宣力何功業之有武王承父舊業太公因人成事牧
野一戰英賢多矣仗鉞之勞不足稱述何經傳頌揚若
此而古書殘缺難以據信聊述所聞以俟攷

會朝清明

毛傳曰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清明王肅述之云以甲
子昧爽

與紂戰不崇朝而殺紂天下乃大清明無濁亂之政以甲子昧爽證會朝以無濁亂之政釋清明鄭箋曰會合也以天期已至兵甲之強師率之武故今伐紂合兵以清明是以朝旦為清明孔云古詩云清晨登隴首是清亦古今之通語會為遇合之詞言會朝清明正是會清明之朝耳孫毓譏毛云經傳訓詁未有以會為甲者孔氏辨之曰傳言會甲謂會甲子之朝非訓會為甲孫失毛旨而妄難說其言甚明及其申鄭又言經無甲子之文不當橫為會甲何前後之互異也夫毛傳簡質

意有難明正賴曉人善讀之耳毛公以為會之訓合人所盡知而所會者為甲子之期人或未喻故不解其義而解其時也鄭氏正恐後人誤以毛公為訓會為甲故特申其義而復引牧誓甲子昧爽之文以証之也又攷定本會甲作會甲兵蓋言會合甲兵之朝已滅紂而天下清明其說亦通則鄭氏甲兵之強句更從定本以申毛義也蘇傳呂記朱傳及陳氏劉氏彭氏諸家俱從王肅之說其義正大誠不易之論矣乃自孔疏謂鄭箋以

毛傳曰古公亟公也古言久也亶父字或殷以名言質
也毛蓋去古未遠師傳有自不能為折衷之論而存兩
說以俟後世然列字之說於前似當以前說為準矣鄭
箋曰古公據文王本其祖也諸侯之臣稱君曰公孔疏
引士冠禮以申毛云士冠禮為冠者制字曰伯某甫亶甫
亦稱甫故知字也以周制論之甫必是字但時當殷代質文
不同故又為或說也又引中候稷起注云亶甫以字為號謂
鄭意定以為字不從或說今攷蘇傳但曰古公亶父大
王也不言其為名為字呂記亦全引毛傳而無辨逸齋

補傳以亶父為字而附名之說於後朱傳以亶父為名而附字之說於後據史記稱亶父與公非公叔祖類同則或說為當又左傳以父為字者如僖父禽父邾儀父之類固難悉數而蔡宣公名考父宋襄公名茲父及魯之慶父行父歸父晉之荀林父陽處父箕鄭父皆名也則周制亦未必定以父為字況於殷乎且世本竹書等書俱以亶父季歷並稱人皆知季歷為名何以獨知亶父為字乎況周制季亦為字如知伯共仲仍叔紀季皆

字也馬知季歷之非字信季歷而不信亶父未明其故

棫樸篇

序曰棫樸文王能官人也官人之說本於左傳（襄公十五年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而經文左右趣之髦士攸宜遐不作人等語有俊乂盈朝羣策効力之象上篇言文王有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之臣周南兔罝武夫可為公侯之干城好逑腹心則序說亦無大謬朱子辯說以序為誤故集傳總歸之於文王之德然曰前三章言文王之德

為人所歸後三章言文王之德有以振作綱紀天下之人而人歸之夫既天下之人無不歸附趨向之則文王之培養薰陶於五十年之中而隨材任使莫不調其適而盡其長於此可見故此詩自毛鄭以下諸儒從官人立說者多近又有謂文德雖盛而助理之人亦不可少況能官人益見其德盛者頗有理至首章之義毛傳曰興也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賢人衆多國家得用繁興是以積薪為喻非實咏積薪也鄭箋曰白桵相樸屬

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三者皆祭天神之名俱是燎柴升煙其禮皆同故得為槱之也夫合符后為緯書固不足信周禮乃周公所制以周公所制之禮證文王所行之事何不論世乎且唯周地多賢才故可以為文王官人之資若文王所官之人不是賢才或賢才寥落不足備其官亦曷足貴也哉歐陽公曰詩人本以文王能官人任國大事故美之如鄭說則豫斫棫樸將祭而積薪乃賤有司之事民庶人人能之詩人必不以此為能官人也鄭所以然者牽於二章奉璋之說也奉璋助祭與積薪事不同然能奉璋亦止官人之一事耳不必連首章言之且官人之職多矣豈專於祭祀乎

詩人首重積薪而次乃及於奉璋乎朱傳不事穿鑿但加數虛字而得其理要以為興則從毛氏矣獨是古人作詩必非苟且天下多貴重之物棫樸旱麓二詩皆詠文王之德乃取草木中至賤之柞棫以頌揚聖德當必有深意焉間攷經傳言文王之德者曰畏服曰小心曰徽柔懿恭曰視民如傷曰自朝至於日昃不遑暇食想見其為人絶無一毫尊貴自居之心而惟民之未安未樂為念故人之歸向者無有限量亦猶棫樸至多故人

民豐樂二章之玉瓚黃流則以為實事此章之鳶魚又以為喻民得所未免隨文附會之失孔氏申箋曰易傳者言鳥之得所當如鴛鴦在梁以不驚為義不應以高飛為義夫鳥之能飛者鳥之性也而能高飛不能高飛者亦鳥之性也鸞鳩斥鷃或飛搶榆枋之間或翱翔蓬蒿之上是鸞鳩斥鷃之得所也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翱翔乎杳冥之上故卷阿曰鳳凰于飛亦傳于天是即鳳凰之得所也李迂仲曰抱朴子

云鳶飛在下無力及至乎上聳身直翅而已然後知鳶
飛更不用力亦如魚躍恬然自得而不知其所以然也
（呂記朱傳俱引用）則鳶之能戾天者鳶之性也鳶之戾天方為
鳶之得所也韓子曰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
其所（蘇傳范補傳俱引用）正詩人明於物性而善為形容也何云
不應以高飛為義乎孔又謂下云遐不作人是人變惡
為善於喻民為宜攷孔氏申毛既以鳶飛魚躍為道被
飛潛萬物得所是化之明察矣作人氣象但使變惡為

善何如道被飛潛萬物得所之更廣大乎天地以自然之運發育萬物而飛潛動植洪纖高下莫不自生自育各遂其性而無所用力聖人以自然之德教化天下而道德材藝賢愚大小莫不感發興起各成其器而莫知其由鳶魚飛躍於天淵而天地之氣化以著人材作興於聖世而文王之德化以成文王之化一天地之化而已鄭氏中庸注云聖人之德至於天則鳶飛戾天至於地則魚躍于淵是其明察於天地也其解本與毛傳同

寡妻爲形而上者則有道存焉爲形而下者則有度數存焉此王氏好合上下爲兩端之說也然御字義從鄭訓范逸齋曰御猶御車御馬此更發明箋義爲可信朱子詩集傳從毛孟子集註仍從鄭集註乃朱子晚年所著當爲定論故遵信師說如輔漢卿者亦從鄭云此言文王之德足以和神人治家國明錢公永從王肅之說謂御者迎而治之若庖丁解牛迎刃而解矣其說甚新終不若箋義之直捷

皇矣首二章

毛氏釋帝遷明德句云徙文王之德也鄭氏釋乃眷西顧句云眷然運視西顧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居言天意常在文王所以首二章即言文王事也朱子本蘇傳蘇釋次章云大王之徙於岐周也伐山刊木而居之帝依其明德而遷焉立其賢妃大姜以配之及李黃集解云大王之時則帝遷明德文王則予懷明德是文王之德上與大王合也以首二章指大王言蓋文王伐密而作程伐崇而作豐程豐即密崇舊地雖或荒蕪未必大費刊除若次章所言當是大

王遷岐時乃有之所謂大王荒之是也然後人疑大王
居位當祖甲之世殷尚未有稗政何云其政不獲也大
王避狄遷岐後雖彊盛為王業之基而未嘗受天之命
何云受命孔固也先言文王而追溯其前代故三章云
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若由大王順叙而下則當云
至何云自也又漢郊祀志匡衡奏議云乃眷西顧此維
與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為居也匡衡習齊詩者也而與
毛鄭合則非一家之私說當得詩旨古注不可盡廢

二國

毛傳曰二國殷夏也王肅申毛以殷夏指桀紂孫毓闢王（謂桀亡國六百餘年何求於將代殷而惡之）泛指殷夏之後言孔疏又闢孫（謂紂固喪殷桀亦亡夏其惡既等故配而言之）引崧高美申伯而及甫侯為證說固紛矣鄭箋曰二國謂今紂及崇侯也孔疏復援泰誓（稱紂為獨夫非復為天子也）尚書大傳（書傳曰繼公子祿父以祿父為公子則同紂於國君也）左傳（言周鄭交質君子謂之二國）為證謂紂乃亡國之主可以同之崇侯夫紂以亡國之王可以同之崇侯而崇侯亦

毛傳曰四國四方也王肅引家語以申之曰彼四方之謀往從之居家語引此詩及乃云紂政失其道而據萬乘之勢四方諸侯固猶從之謀度於非道天所惡焉當已鄭箋曰四國密也阮徂也共也殷崇之君其行暴亂不得於天心密阮徂共之君於是助之謀言同於惡也王肅孔晁孫毓皆言書傳無阮徂共三國皇甫謐則云文王問於大公乃侵阮徂而伐密張融又據魯詩以阮徂共為國名今且不論書傳之無此三國而鄭說不足信即有之而孔氏誣聖畔道之言實啟於鄭氏不可不辨也鄭云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

密須之人乃敢拒其義兵孔氏從而衍之曰文王侵此三國徵兵於密密人拒而不從密須叛黨而得徵兵者文王伐此三國時叛紂之形未著密須在其統內故也夫伐三國時文王叛紂之形未著不知文王叛紂之形果著於何時乎三分有二以服事殷文王終身事殷耳曷嘗有叛紂之心而云此時叛紂之形未著哉孔又謂密須之君雖不達天命亦是民之先覺者也疑周將叛殷預拒其徵發夫天視自民視天聽自民聽天命之去留於

人心之向背知之所謂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也今既以密須之君為不達天命何復譽為民之先覺乎民之先覺則能燭興衰於未形箕子祖伊之存亡於未形箕子祖伊之流伯夷大公之亞也文王方引之為同心必不藉詞伐之矣且因疑周將叛殷而拒其徵發則其矢志勤王捐軀報國隱然紂之萬里長城而文王必欲滅之是張許之固守而安史之倡亂也豈其然乎歐陽痛譏鄭說云鄭以密阮徂共充四國之文而詩人不應前以四國為目而後列六國上章先阮而後

侯而天子由百里而四海也　攸頌之者定爾功毛傳亦訓者為致則者本有致訓而憎之改為增於詩解頗明快故朱傳從之與若以破字為嫌則從毛義訓者為惡下文憎其以淫虐之人用大位行大政為惡之實亦未始不通

串夷載路

毛傳曰串習夷常路大也王肅述毛云天以周家善於治國從就文王以其由世習於常道故得是大位也鄭箋曰串夷即混夷西戎國名也路應也天意去殷之惡

而歸之來者載路而不絕載路之解似同於程而串夷義又別范逸齋云串猶繩之串物然漢書極屬於道蓋本諸此左傳以塞夷庚吳晉往來之要道此古以夷庚為道路之証說似有本終不若毛義

維此王季章

左傳引皇矣四章而言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孔云左傳樂記韓詩貊皆作莫釋詁云貊莫定也郭璞曰皆靜定也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

德比於文王無有所悔也必
比於文王者德以聖人為匹則尤誤世有稱子而美其
似父者故曰肖子今乃稱父而美其匹子未明其義左
傳疏劉炫曰可比於上代文德之王較鄭為優然下章
即言帝謂文王實指文王之身而此乃泛言文德之王
亦屬不合朱傳曰比于至于也其義明順此則朱傳之
勝諸家者也

畔援

毛傳曰無是畔道無是援取鄭箋曰畔援猶跋扈也天
語

文王曰女無如是跋扈者妄生兵也無如是貪羨者侵人土地也欲廣大德美者當平獄訟正曲直也朱傳從毛固屬不易但鄭亦有據韓詩曰畔援武彊也見釋文武彊與跋扈義同又漢書敘傳云項氏畔換黜我巳漢師古曰畔換彊恣之貌猶言跋扈也皇矣篇曰無然畔換顏監之說朱子所最信者也乃從鄭立義歐陽永叔曰無信從諸侯之跋扈貪羨者宜先據可勝以臨之無信而從之也李迂仲曰畔援鄭氏謂跋扈者帝謂文王女無信諸侯之畔援二家皆從鄭不妨存之以備一

解呂記程氏曰畔近畔援攀比也劉氏曰畔謂疆畔書所謂偏黨也反側也頗僻也皆安於疆畔而違中者也二家則與毛義相近

道岸

毛傳曰岸高位也孔云能大先天下升於高位鄭箋曰誕大登成岸爾雅釋邱曰重厓為岸故以喻高位初無訟也毛特因岸為高地故以為訟亦借岸為確據鄭亦因小宛宜岸宜獄相對故以為訟亦借岸為犴也文王之慎獄固見於周書康誥惟乃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要在

文德中尚屬細事耳朱傳以岸為道之極至處即內典到彼岸之義矣廬陵彭氏發明其義曰登岸喻此心之援則中正而不溺於私無欲義決則剛大而不溺於欲故能造道之極也固當說者謂此為用兵發端造道之極似與伐密事不相協也歐陽從毛訓高云岸高也當先據高以制下而義又別程子云登岸既濟之義天謂文王無黨援以為強無貪欲而妄動惟是所先者濟天下於險難蓋使之順天伐罪也王氏云以涉川譬涉難登岸者無難之意李氏云其所當先者濟之於難也俱以濟難立解范逸齋曰密人之亂民罹其患如人在風濤之中文王

征伐非出私意將以登斯民於岸也其說尤明顯

不長夏以革

不長夏以革之義言人人殊大旨不出毛（云革變也不以長大有所變）鄭（云夏諸夏也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者）二家之說孔氏兼申二家王肅（云非以幼弱未定長大有所改變言幼而有天性長幼一行也）陳啟源（云疾言遽色賢者不免惟聖人德性中和學養純粹方可信其無至於天性自然少長若一斯能葆其天性者也斯能不失赤子之心者也）皆奉傳為宗而發明其義者也歐陽修（云天謂文王我懷爾明德深厚不外為聲色不大為變革）程子（云其化之成人雖不見其聲色而其應之疾人之惡不及長大而革

也 蘇轍云大聲以色外為之而內無有也長夏以革為之於窮約而忘之於盛大也 呂祖謙云不長夏以革雖難強通然與不大聲以色立文既同訓詁亦當相顧聲以色謂聲音與笑貌也夏以革謂修大與變革也 范處義云不以聲音笑貌自矜記所謂聲色之於化民末也文王豈有是哉不以長大變革而自異書所謂作聰明亂舊章也文王豈有是哉不以長大而化不長夏以革凡事不自高自大不輕作皆不為已甚之意 金履祥云不大聲以色則是不言而信不動之夏皆以大得名革變也陰陽更新之象言文王不以長大變革之事為可長也 蔣悌生云夏大也四時之夏華夏夏

夏為大之義而各抒所見者也孔穎達用王肅之說以申傳而其申箋曲明其意 云謂為諸侯之長自以身居尊位無所畏憚變亂王法也

崇侯與文王俱為紂之上公是長諸侯也張子云不以聲色為政不以革命有中國李樗云常人則好作聰明以亂舊章而文王未嘗長諸侯以變革之事也又從鄭訓夏為諸夏而稍變其義也合觀諸說毛萇鄭康成王肅孔穎達程子張子蘇轍李樗呂祖謙范處義在朱子之前者也金履祥蔣悌生陳啟源在朱子之後者也鄭箋未免穿鑿故全取其義者少毛以為年之長大則長夏二字一聯與上句文義不配故後儒復多異議呂記載朱子初說云或曰長尊尚也革兵也不尊尚張大與兵革也亦訓夏為

大及著集傳則云未詳者虛心而不敢自信之詞也然後云文德之深微不暴著其形迹則以不大不長二句為一事總是深潛不露之意仍以大義釋夏字耳今即朱呂二家之言思之兩句訓詁既當相類則以長字與上大字對是尊尚之意也夏則侈然自大之意也革則紛更改變之意也不尊尚夫侈大更變之事正與不大為聲音笑貌之事相配其亦庶乎可通也已

仇方

史記之言文王之伐崇不過報怨復仇之舉爾其為知
也識也甚矣豈聖人大公無我順天而動之心哉且攷
之左傳僖十九年傳云文王因崇亂而伐之稽之國策魯仲連曰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
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鄂侯爭之
力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羑里
之庫百日參之韓非曰文王砥德修政天下二垂歸之紂聞
而患之曰恐伐予一人乃拘文王羑里
質之劉向說苑云文王曰余聞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
長老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余將來征之
乃伐崇令毋殺人壞室伐樹
木動六畜崇人聞之因請降文王羑里之
侯之譖文王之欲伐崇並不由譖已之故史記之說曰崇

稱王自為天子之制不知文王始作時原非天子之制
周有天下遂定以為天子之制爾今攷其作之時竹書
紀年云商紂三十七年周作辟廱四十年作靈臺是作
靈臺與作辟廱之時不同也平涼府志言靈臺縣有靈
臺相傳文王伐密時所作蓋疑而未定也易乾鑿度云
文王二十九年伐崇作靈臺詩含神霧云文王作邑於
豐起靈臺文王伐崇後即作豐其時不相遠二書相合
矣據經上篇言伐崇而止即接以此篇當以二緯之說

安西北四十里馮嗣宗謂文王之囿七十里黃圖所說當得其實不知古者天子之囿方十里伯方七里子男方五里此據徐邈何休之說也毛傳謂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齊宣所稱特當時長君逢君之言耳何可據信據經言靈臺靈囿靈沼辟廱則當以鄭說為當而振鷺詩言西雝王安石以雝為辟廱辟廱既在西則靈臺亦在西可知未必在南也乃經言靈臺又言辟廱則靈臺與辟廱自不得混而為一大戴禮盛德篇謂明堂外水曰辟廱政穆篇謂大學明

文王世子曰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又曰秋學禮冬學書禮在上庠此周立三代之學也可謂立其學不可謂立其廟然則大學非宗廟也又曰國子齒於學國人觀之宗廟之中非百姓所觀也

王制 王制曰周人養國老於東膠不曰辟廱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宗廟之尊不應與小學為左右也

孟子 孟子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夫宗廟之設非獨王者也若明堂者即宗廟不得曰夫明堂王者之宗廟也且說諸侯而教以文夫未有是也

尸子 尸子曰昔武王崩成王少周公踐東宮祀明堂假為天子明堂在左故謂之東宮王者而後有明堂假為天子此又其證也

災祥之處其為高也可知毛傳但云四方而高曰臺黃及先儒之說以證之其辨甚明要之靈臺為觀祲象察

為所以教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之處賴子容云行
饗禮養國老謂之辟廱秦準云辟廱大射養孤之處而
光武中元二年建三廱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坐明堂而
朝羣臣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廱之上尊養三老饗
射禮畢則辟廱之中不獨為習射之所集傳但云大射
行禮或疑其遺養老一節然曰行禮則所該甚廣此詩
明言於論鼓鐘於樂辟廱則作樂於辟廱之中而辟廱
為肄樂之所可知呂東萊云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則樂

固學士之所隷也劉安成云古之教者固不廢樂而大射之禮亦先用樂二說俱通而安成之說揆諸儀禮樂人宿縣於阼階之文更為有據要皆該於行禮二字中矣又攷行葦詩序以為周家内睦九族外尊事黄耇養老乞言而經文三章言射禮康成謂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以擇其可與者以為賓則養老必先射將射必有樂三者一體之事則言大射自可以該養老肄樂矣楊升菴又云魯詩解曰辟廱宫名頌曰于彼西雍

也嚴氏金氏又謂以武為下者周之家法也竊以蘇李之訓武字與纘其祖武之武同義通篇一例固為得之但跡屬先王即不可以為下矣逸齋謂三后在天為上武王則在下則維周二字難解矣東萊轉下為繼義更迂曲若言周不尚武則書言我武維揚詩言有此武功武王以武名樂周公以武名頌原不諱言武也朱傳曰下義未詳或曰字當作文則首句既言文武下句文王又在三后之中於義為複又全詩稱美武王而首句並

舉文武於體為禘況輕改經文躬蹈鄭氏破字之失故
亦疑而未定也詳味諸說俱屬未安必不得已古注雖
迂師傳有自爾雅釋詁云武繼也郭璞注引詩下武維
周為証則武之訓繼由來尚矣蓋三后事殷而武王伐
紂功業不同順逆相反然跡逆而理順事異而心通故
中庸稱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又稱武王周公達
孝而以為善繼善述此詩頌武王而美其配京求德成
孚永孝順德嗣服見武王所為無非曲體先王之心以

異則毛鄭亦異矣今王肅之說已不得見而毛氏繼武之解固本爾雅釋詁惟許之訓進實無經典明文孔氏云禮法既許而後進故以許為進此以意揣度之詞耳攷後漢祭祀志東平王蒼曰大雅曰昭茲來御慎其祖父御字有進義小雅飲御諸友毛傳亦訓御為進安知毛公之時此詩經文不作御與然恐駭俗故未敢强執陳氏曰來所自來也許語助也武王昭哉嗣服有自來矣其道在於繩約其祖考之蹤跡呂記嚴緝俱從之蘇

氏以帝為上帝炎帝之後有女曰嫄當堯之時為高辛氏之世妃於祀郊媒之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欣欣然如有人道感已遂有身而生子此據命歷序序曰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十世為說堯非嚳子稷年又少於堯則姜嫄不得為嚳妃矣觀鄭氏答趙商問曰即姜嫄誠帝嚳之妃履大人之迹而欣欣然是非真意矣乃有神氣故意歆歆然其不合者何可悉信悉信亦非不信亦非稷稚於堯堯見為天子高辛與堯並在天子位及駁異義異義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左氏說聖人皆有父謹按

棄之王肅肅以融言為然又其奏曰稷契之興自以積德累功於民事不以大迹與燕卵也且不夫而育乃載籍之所以為妖宗周之所以喪滅洪駒父曰堯舜與人同耳血氣之類父施母生耳聽目視二足而行是聖智愚不肖之所同也何必有恢詭譎怪之觀然後為聖且神哉李迂仲從洪說諸人宗鄭者則有張融王基基譏馬融說人情不然一也本欲避嫌嫌又甚焉不然二也義不得通不然三也又譏王肅謂上帝但能作妖不能為嘉祥長於為惡短於為善乖戾尤甚焉孫毓云天道禎祥古今有之皆因人道而有靈助馬昭云稷奇見於既棄之後未棄之前何用知焉王安石云列子曰后稷生乎巨跡姜嫄履巨跡之拇以歆郊禖之神助祭而正則娠而生育其所生育是為后稷張橫渠蘇潁濱二說呂說朱傳引之范逸齋云古者民未粒食民未知教非

天降神聖以任其事豈常人所能耶是詩為配天而作玄鳥為祀高宗而作用以告天地宗祖詩人何敢誕妄

諸人歐陽修兼闢毛鄭云祈禱而夫婦生子有何為異鳥至日祀高禖其先生契未嘗棄其後生稷何特駭而異之乎毛說不通矣天命有德以有天下此聖賢之通論然非諄諄有語言文字之命也唯人有德則輔之以興耳維嶽降神生申及甫申皆父母所生也鄭直謂天自生之如鄭之說天既自感姜嫄以生后稷不王其身而王其一千歲後之子孫乎 嚴粲兼採

毛鄭云依毛以敏為將事齊敏而不用其帝為高辛之說依鄭以帝為上帝而不用其敏為拇指之說

金履祥依鄭而微異云嫄果元妃何嫌於不夫而棄其子稷果嚳元妃之子何為舍嫡而別立堯周郊太祖何為祖稷而不祖嚳周祀姜嫄何為舍嫡祖而獨祀妃命禹治水時堯年已七十有餘而禹

猶暨稷嚳之遺嫡何其少堯之嫡兄弟何其賢勞也堯有嫡兄弟不能立又不能舉待舜而後舉何足為堯乎鄭說固足以濟史記之不通抑以世胄之妃生子又何嫌疑而棄之乎然則姜嫄果何人耶曰生民謂姜嫄履帝武而敏歆閟宮謂上帝依之於是出郊履大人之迹而生稷不必舍二詩而他求也姜嫄

外而微近鄭云姜嫄者姜姓之處女其性好事鬼神能精意享神鬼神依之於是出郊履大人之迹而生稷焉

許謙拔奇於毛鄭之

今以毛鄭二說較之毛似近理但以元妃從帝祀郊禖將事齋敏而生子何故棄之簡狄亦從祀郊禖而生契何以不棄之據毛氏於次章云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也夫天生后稷既異之於人則不可

詩含神霧 云瑤光如蜺貫日正
白感女樞生顓頊 春秋合成圖 云堯母慶
都生而神異常有黃
雲覆其上 孔演圖 曰舜將興黃雲升於堂
將興黃雲入房 河圖 曰大星
如虹下
流華渚女節感而生白帝
雷精起 又曰姜嫄履大
人迹生后稷 又曰黃帝以
耀稷生 曰玄鳥翔水遺卵流
感迹昌 契握 曰景僕為昌意正
妃謂之女樞金天氏之末瑤
光之星感女樞幽
房之宮生顓帝神農之末少
昊氏取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感之而孕二十四
月生黃帝於壽丘堯母觀河有赤龍脽然陰風感而有
孕生堯於丹陵女修見流星
貫昴又吞神珠而生大禹
水中得月精如鷄子愛而含之
不覺吞遂有娠十四月生禹 合璧 曰漢高祖母浴於
池見玉鷄銜赤珠
娥簡吞之生契封商 苗興 曰契之卵生
稷之迹乳 帝
中候稷起 曰蒼
遁甲開山圖 曰女狄暮汲
石紐山下泉

名玉英吞之有孕生高祖諸書所言黃帝少昊顓頊堯舜禹湯之興皆為妄乎又史稱太昊之母居於華胥之渚履大人迹意動虹且繞之始娠生帝於成紀與稷適相合可知造物施生之奇有不可以常理限者所謂天地之大何所不有而拘墟之見誠難與於曠達之觀也但為鄭說者直指為蒼帝靈威仰之子則又近鑿爾而周魯立姜嫄先妣之廟無帝嚳先祖之廟則許白雲以姜嫄為姜姓之處女者或可信也

老之詩祭畢二字從經文曾孫維主生出但曾孫雖屬主祭之稱而大戴禮貍首詩言曾孫侯氏左傳襄公二年朋賮自稱曾孫一是戰時皆非因祭而稱曾孫則難據以定此詩之為祭矣且祭後之燕射以為樂三禮無明文申公說云行葦天子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特因朱傳而附會之爾何楷從呂專以此詩為燕兄弟亦據經兄弟莫遠之文而得之末章之黃耆即兄弟中之年老者也斯最簡捷可從

呂說為當

以祈黃耇

毛傳曰祈報也祈本訓求說文求福也求之與報義正相反毛意從求善言而報養之故以祈為報初無明文可證也鄭箋易為告而自引飲酒之禮告於先生長者之文為證鄉飲酒之禮賓賢能明日之事也祈之訓告本爾雅釋詁但於乞言之義不相關孔氏求其說而不得故以序之乞言為無當於經夫乞言之文後世行之者鮮故偶見之而驚

為盛事古者於旅也語旅酬之後必求言以自淑故鹿鳴燕羣臣嘉賓而必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也即燕飲歡樂之時曷嘗須臾忘進德修業也哉王安石以求釋祈謂即序所謂乞言也李迂仲呂東萊俱從之良是蘇潁濱從鄭鄭意養老之禮當豫告老人也朱傳既訓祈為求又云猶曰以介眉壽云耳更援呂大臨考古圖以明之則不信序之故也

以引以翼

毛傳曰引長翼敬也本爾雅釋詁文言此老人成王長養事之常恭敬之也鄭箋曰既告老人及其來以禮引之以禮翼之在前曰引在旁曰翼此以引有率引之義故知在前相導之翼如鳥之翼在身兩旁故知在旁扶持之也說雖小異皆言成王之引翼老人也呂記從范逸齋之說謂前章毛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鄭八章章四句言成王厚酒醴以酌黃耇此章言黃耇相導成王庶其登壽考而介景福則謂老人之引翼成王也朱子以此章為頌禱則時實無

既醉篇

序曰既醉太平也夫太平無象也而實有象成王之時周道昌隆禮明樂備政和刑措祭祀以時燕饗有度上之恩德既孚於下下亦願君昭明其德景福萬年室家咸宜子孫繁盛此既醉之所為頌歟鄭氏釋介爾景福云天助女以大德謂五福也孔云詩言景福多矣以此篇福事數備於五故就此以明之孔氏申之曰洪範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此篇君子萬年壽也天被爾祿富也室家之壼康寧也昭明有融攸好德也高朗令終考終命也是已夫人必

先有壽而後可以享福故詩與洪範俱先言壽自壽以下洪範專以福之緩急為先後詩人變文協韻有不得而拘者小旻之五章曰或聖或否或哲或謀或肅或乂　即洪範之五事而次第亦不同當日詩人去聖未遠得聞至訓有明與之合者小旻是也有意與之合者此詩是也蘇東坡曰既醉非徒享五福而已必將有以致之也　李迂仲曰既醉之詩方至於子孫縣縣延延似續不絶豈特五福而已哉意翻前案而一原其始一持其後原無異義也蓋人生之福備於五者之中而因材而篤又必視其可受

者而與之與之者有限而受之者易盡猶非全美蘇李之說正以發明箋疏耳

昭明

昭明之義毛無傳鄭曰昭光也亦不言何者之光孔疏云天又光大女成王使與之以昭明之道謂使之政教常善永作明王也曰道曰政教曰明王其言不一大抵謂其德之明也王氏曰昭明發其智慮也乃朱子初說曰高朗而又令終謂攸好德考終命也皆從疏義蘇氏曰昭明顯著於天下也昭明而能和高朗而能終終而復始福無窮也始指福言元明

以後諸儒朱克升朱備萬錢公永輩多從之蓋上言介爾景福此言介爾昭明則所謂昭明者亦宜為福之明自其柔嘉和順者言曰景福自其光明廣大者言曰昭明而有融高朗又自昭明之極者言之此亦原於鄭孔五福之說也夫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詩人祝其君之福當先祝其致福之原斷無舍德不言而徒工其譽詞聖人取以為後世法者然則昭明者固德之明也左傳昭公五年曰明而未融則融者明之周也能周徧物情也朗者明之光

也能光大德業也欲善其終必善其始故曰令終有俶
皆指德言而所以獲福之原在是矣此三代君臣寓勸
勉於祝頌之中而學問日廣德行日進風化亦日隆馴
致太平之盛也

鳧鷖篇

序曰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
安樂之也毛以五章皆為宗廟之事鄭以首章為燕祭
宗廟之尸二章燕祭四方萬物之尸三章燕祭天地之

尸四章燕祭社稷山川之尸五章燕祭七祀之尸歐陽
永叔譏鄭為臆說朱傳從歐當已今攷絲衣詩序言靈
星之尸則祭星有尸而四方萬物可推也尚書大傳曰
帝入唐郊丹朱為尸國語曰晉祀夏郊董叔為尸玉渠
論曰周公祭天太公為尸是祭天地有尸也周禮士師
祀五帝則沃尸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尸白虎通曰
周公祭太山召公為尸是祭社稷山川有尸也禮記曾
子問五祀之祭尸三飯不侑月令注引逸禮中霤禮凡

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設主於奧是祭五祀有尸也鄭說實有據但此為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朱子嘗云天地未必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一時共享之禮則豈前之日五者皆祭遂以一時燕五者之尸乎且孔氏申鄭以首章祭宗廟為明日燕尸次章以下燕尸即以祭日則四方萬物諸神可以同日祭同日燕尸而歌此詩乎宗廟之祭既不與諸神同日何以亦歌此詩乎況古者祭禮甚繁重斷難一日之內槩祭諸神槩

燕諸尸也又鄭本依序立說而序首列神祇以祭奠大於郊祀也經何以三章始言祭天地也周禮大宗伯禋祀祀昊天上帝實柴祀日月星辰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貍沈祭山林川澤副辜祭四方百物祀報陽祭祭陰禮儀並重今鄭於三章言祭天地二四五章皆地祇之屬而天神之屬緊未之及何詳畧失宜若是乎又鄭以首章為水鳥居水中猶人為公尸而在宗廟不思宗廟正祭之時尸固在宗廟也

郊特牲云祊於廟門之外西室繹又於其堂則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尸燕已不在廟中矣二章謂水鳥以居水中為常今出在水旁喻祭四方萬物之尸也四方萬物之祭固在國之外周禮大宗伯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鄭注禮東方以立春禮南方以立夏禮西方以立秋禮北方以立冬又郊特牲云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萬物而索饗之祭不同時豈繹反同時乎三章謂水中有渚猶平地有邱喻祭

於泰圻祭地也周禮司巫凡祭祀掌守瘞謂若祭地祇有埋牲玉者也爾雅釋天曰祭地曰瘞埋則瘞埋乃祭地之事何上章祭地反不言瘞埋此章言瘞埋乃為祭社稷山川乎又鄭氏大宗伯注曰祭山林曰埋川澤曰沈則唯祭山言埋耳何以瘞縣諸社稷與川乎爾雅又曰祭山曰庪居委反謂藏埋之也郝疏庪縣祭川曰沈浮雖多縣浮二義而曰庪曰沈正與周禮合此詩張逸引爾雅以問而鄭云爾雅之文雜不可盡據以難周禮矣及觀周禮校

人注玉人注何猶從爾雅乎且以在滍為兼社稷山川而于宗又專訓社宗以為天子羣臣下及民盡祭何其詞之不相顧乎卒章云亹之言門也燕七祀之尸故以喻攷後漢馬援傳浩亹注云浩水名也亹者水流峽山間兩岸深若門也則鄭說為可信但毛傳云亹山絶水也謂山當水路令水勢絶也則一山中峙亦可謂之亹況門與戶不同六書精蘊一扉曰戶兩扉曰門亹既類門即不類戶矣寧類中霤竈徑乎又孔氏申鄭謂上四章皆以首一句

喻正祭則此章亦當喻正祭攷七祀之正祭鄭氏月令注祀戶之禮南面設主於戶內之西祀中霤則設主牖下祀門北面設主於門左樞祀竈在廟門東先席於廟之奧東面設主於竈隍祀徑在廟門外之西為軷祀之北面設主於軷上司命大厲雖無明文要必異地其祭也必先設主而祭於其所不一祭之亦不一也既祭移主於奧筵上乃迎尸至奧即席而坐復祭之祭於奧非祭於門也月令春祀戶夏祀竈中央祀中霤秋冬

思不可度思是以廣託之在涇在沙在渚在滽在亹以為喻見神之無所不至來燕來寧來宜來處來宗來止無非形容公尸燕飲之樂也來成來為來下來崇無非形容天神降福於吾君之多也無有後艱又見非一身之福而子孫無疆之福也得之矣

公劉

前漢婁敬云周之先自后稷封之邰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是公劉之去后稷遠矣史記周本紀云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陶生公劉是公劉為后稷之曾孫也鄭氏此箋既本史記立說而酈譜云公劉

者祫百世名公大賢出自姬姓稱揚先世盛德之君而
舉其名不亦遠於禮乎竊意虞夏之時世代尚質名字
之別難得而知而世本諸書何以皆没其名而盡書其
字乎又祫祭羣后固為大典而追享先妣禮不獨輕鄭
氏以姜嫄為名後人信之何以獨疑公劉乎周自后稷
至太王唯三人稱公則王肅之以公為號其說固可通
而史記云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卒子鞠陶立鞠陶卒
子公劉立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慶節卒子皇僕立

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隃立毀隃卒子公非立
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祖
類立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甫立所次序皆名也則公
劉之為名益信是當以尚書傳為準矣又史稱稷生發
墨發墨生叔均自后稷至公劉已十餘世與婁敬之說
合而世本公劉之後又有辟方侯牟雲都諸鎜四世本
紀皆缺焉蓋本紀泥外傳十五世之語故所記止此不
知外傳所言特謂賢君有十五如所謂賢聖之君六七

作耳非世數盡於十五也

于豪于囊

豪囊之解有四而其說正相反毛傳曰小曰豪大曰囊此一說也文選干寶晉紀論引此詩呂向注曰小曰囊大曰豪此與毛傳正相反者也孔氏謂左傳食靈輒置食與肉於豪豪僅容物故知其小公羊傳陳乞盛公子陽生於囊囊可容人故知其大申釋毛義甚明然攷史記平原君傳云若錐之處囊中前漢東方朔傳云奉一

囊粟則囊亦未嘗不可盛物也國策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闕注睢扶服入橐漢書揚雄傳云士或自盛以橐則橐亦可以容人也毛說是安知呂說之必非乎陸德明釋文孫奕示兒編俱引說文云無底曰囊有底曰橐此又一說也唐韻曰橐無底囊徐鍇曰無底曰橐今纏腰下者漢書顏師古注曰無底曰橐有底曰囊此又與說文正相反呂記朱傳俱從顏注然許氏漢人所言豈無據乎意二物大同小異原不甚相遠皆所以為裹餱糧

之用詩人據實而言後人各以意立說而毛說最為近古玉篇亦同毛不可遽廢矣

君之宗之

毛傳以四章為公劉宮室既就饗燕羣臣故釋君之宗之句云為之君為之大宗言公劉已身與之為君與之為大宗也鄭箋言公劉宮室既成與羣臣飲食以落之其羣臣執豕獻酒進食以飲食公劉故釋君為尊言羣臣從而君之尊之猶在邰也孫毓以箋義為長云此篇主稱公

劉之厚於民列其始遷於亳此章言羣臣之愛敬上下之有禮無饗燕導賓之事且饗之禮設几而不倚何有賓已登席依几之義又國君不統宗故有大宗小宗安得為之君復為之大宗乎 孔疏亦云夷險易情人之恒事公劉見迫遷亳而能見尊如此所以可尚呂東萊宗毛而黜異云既饗燕而定經制上則皆統於君下則各統於宗蓋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楚執蠻子而致邑立宗以誘其遺民是也 與逸齋補傳同范云想其上下相親不啻家人父子既饗燕而定經制之位以統率其上於是立大宗之法以相維於下蓋古者建國必立宗疑始於此春秋魯哀公四年晉執蠻子畀楚楚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此楚假先王之制以行其詐也 朱傳引用呂說是已語類又云東萊以為之

立君立宗恐未必是如此只是公劉自為君宗耳此章言其一時燕饗恐未說及立宗事也此則全從毛義矣蓋此章既是公劉築室成而與羣臣飲食以落之則落室之禮當出之公家筵几酒豕皆是公家之物何得反謂羣臣獻酒飲之進食食之乎孔氏曲為之解曰羣臣之職若使心雖有所掌不必促遽今言羣臣相使見其愛君之意不愛君則苟從而已耳云公劉既登堂負扆而立亦覺穿鑿飲食是公劉飲食羣臣則君宗亦終覺難通且破依為扆是公劉君宗羣臣耳

單者無羨卒也孔氏申箋易傳之意云此詩主美公劉之遷首章言去邰二章已言至豳不宜此文方說在道去夏入戎則戎地無寇至豳之日無所用兵三單相襲復何禦哉其意左袒箋義矣王安石曰前言既庶既繁今更言其僅足三軍何也前既遷豳復輯其民是為既庶既繁今所謂僅足三軍則三軍大國之制於是始為大國則其軍僅足而已其言僅足者為將言其後爰衆爰有也蘇傳呂記俱從其說攷甘誓大戰于甘乃召六

卿王曰嗟六事之人是夏時天子六卿而有六軍其制與周同其時大國諸侯立三卿而亦作三軍可知以小司徒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計之大國地方百里為方一里者萬為田九萬夫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半之得四萬五千家以三萬七千五百家為三軍尚餘七千五百家為羨卒也但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諸侯三軍出自三鄉諸侯之地小於天子矣帝十倍也次國二軍其地方七十里小於大國矣帝三之二也小國

一軍其地方五十里小於大國奚啻三之一也賦役不均若此不能無疑者又大國有三鄉又有三遂亦可出三軍且公田采邑所以處民之地尚多公劉止有此三萬七千五百家何得謂之既庶既繁乎則謂出兵止用三軍則可謂大國兵數止有三軍不可故以此為追述在道之時防禦謹嚴不患寇盜毛說未始不通也

徹田為糧

鄭箋曰度其隰與原田多少徹之使出稅以為國用什

一而稅謂之徹夫夏之稅曰貢周之稅曰徹公劉以夏
時諸侯而言徹者何也孔氏謂俱是什一其名可以相
通也夫什一之說原於孟子然殷人作頌曰設都於禹
之績周人奏雅曰維禹之績殷周更姓改物之後顯庸
勑制猶思禹之明德不言衰貢徹雖皆什一公劉何身為
諸侯而先有異名乎孔氏又言名公以周之世上述公
劉遂以周法為言斯義得之蓋讀詩之法莫要於論世
婁敬說高祖曰周自后稷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避桀

居豳傳箋皆曰公劉遭夏人亂迫逐公劉公劉乃辟而
邑於豳則公劉之世夏政已衰貢法之不善當必有如
龍子所云者夫利不百者不變法紛更者之恐滋弊也
琴瑟不調甚者必起而更張之迂拘者之不可與圖治
也公劉遷豳之日從之者十有八國其民既庶而既繁
矣公劉若曰寡人不佞賴諸父老戮力同心以撫有茲
土尤願諸父老戮力同心以啓闢茲土毋厭爾力耕則
通力合作毋私爾利收期計畝均分惟通惟均以為子

而利民損益因革一本至公故昭一王之典必立法以垂世順天下之情必因時以制宜周公相武以尹天下魯衛之墟啓以商政而疆以周索唐叔之墟啓以夏政而疆以戎索其不強天下以隨一已之便者正聖人神化無窮之妙有以合乎天下之公者也後儒拘文牽義以私意窺測之豈有當乎

卷阿首章

此詩首章毛傳曰興也飄風回風也惡人被德化而消猶飄風之入曲阿也鄭箋曰興

并不言興也三家之意唯以卷阿為詩人之設言非實有其地也朱子以為賦則實有其地矣竹書紀年云成王三十三年游于卷阿名康公從言三十三年則成王即位已久與經受命長句正相合又云成王十八年鳳凰至成王援琴而歌曰鳳凰游兮于紫庭余何德兮以感靈賴先王兮德澤臻于胥樂兮民以寧世傳神風操也中候摘雒戒曰若稽古周公曰朕惟皇天順踐祚即攝七年鸞鳳見王會解曰酉申以鳳鳥方揚以皇鳥於岐山俱言周時有鳳凰至則詩中所稱果為實事朱傳外傳内史過曰周之興也鸑鷟鳴

有據但其體與頍弁異既以為賦似非比興之義矣

彌性

性字毛傳無訓鄭箋曰終女之性命無困病之患是性字與命字相聯就身所享之壽言也呂記所載董氏曰能充其性則能充而成似其先公矣王氏曰彌者充而成之謂之說則性字與德字相聯指心所具之理言也蘇潁濱曰維得樂易君子以終成其性則能肖先公而就其業矣性之於人莫不固有之也然不得賢者則不能自成李迂仲曰終成其德性則能肖先公之業有所成就矣范逸齋曰德性日充則先公積累之業必能似續而終成之黃實夫曰吾

君當充其德性而
嗣先君之業乎　　輩皆以德性立說蓋漢儒善於講禮
宋儒精於論理觀仁者之必有壽則德性純全自性命
安固而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自古聖賢之所
以兢兢惕厲者惟期心德之充實而身體之康寧其後
也名公作詩以戒其君固將勸之永綏厥德而豈徒望
其免患於厥躬也哉性之義甚廣彌性之功甚密故三
章重言以致意錢天錫謂即孔孟所謂性人無二性亦
無二理也

抑篇

序曰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漢侯苞曰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苞著韓詩翼要十卷蓋學韓者也是毛韓合矣今攷武公以宣王三十六年即位厲王之時武公特為諸侯之世子耳未為諸侯未有職事不應作詩刺王故孔疏以為追刺夫正經美詩固有後王時追述前王以表揚祖德者刺詩之所為作也將以規諫其失庶

幾聞而改之爾若其人已往雖欲盡忠無所裨益後世追述將何為哉且經文云其在於今是現在之詞非追述之詞也況稱已逝之君為小子尤非所宜故朱子據楚語左史倚相曰衛武公作懿戒以自儆及韋注云懿讀為抑定為自警而詩序辯說言刺厲王之失有五史記衛武公在位不與厲王同時一也以小子目其君而爾女之無人臣禮二也厲王無道貪虐為甚詩不以此刺之而徒以威儀辭令為戒失緩急之道三也詩詞倨慢雖仁厚之君不能容厲王之虐何以堪之四也或以為追刺則詩所謂聽用我謀庶無大悔非所望於既往之人五也自警之得有五國語左史之言一也詩曰謹爾侯度二也曰喪厥國三也亦聿

既耄四也詩意與淇澳賓筵相表裏五也其言可謂深切著明矣或疑專以為自警則篇中不必設為爾我之詞觀夫差使人立庭而呼亦稱爾既使人誦之即自人而爾之我之矣但以亦聿既耄為武公年九十五時之證不應仍自以為小子而止言亦既抱子也以侯度厥國為武公撫有侯國之證而四方其訓之及用逿蠻方等語亦不獨侯國事也故李迂仲以為刺幽王後人多從之蓋以武公為幽王卿士已在耄年幽王初政昏亂已著武公

始改意為抑是抑懿噫意四字古音本同而義亦相通抑詩之即為懿詩固無可疑者今細玩經文雖多自警之詞非無刺時之意當以侯苞之言為正侯苞但言刺而未嘗鑿指其為厲為幽又九十五而猶使人誦之非九十五時始作此詩也意其詩本為感時而作其後遂以為修德之箴爾若分別以為如何刺時如何自警則失之固矣如首章言威儀之當慎刺時之不能慎則已之宜慎自見其所以刺時者即其所以自警也此有諸

孔云凡贈遺者所以增長前人贈之財使富增於本贈之言使行增於義故云贈增也　鄭氏以贈為送云以此贈申伯者送之令以為樂　呂記從鄭則以毛說近迂而鄭風傳亦訓贈為送說文贈玩好相送也義頗直捷也朱傳與毛鄭異者三章之傳御毛曰御治事之官也鄭云傳御者貳王治事謂冢宰也孔云僖二十八年左傳曰鄭伯傳王以治國事者唯冢宰為然故知謂冢宰也朱傳曰傳御申伯家臣之長也又引漢明帝送侯印與東平王蒼諸子而以手詔賜其國中傳為証說者疑周制未必同於漢而申伯遷謝新邑

未習威德豈能賓至如歸必須王臣鎮服之非家臣可
能勝任然謝城既是名公銜王命而往城之其人豈敢
有違且以私人毛云私人家臣也而須家宰護送之申伯自行
當用何人防護之乎況據一統志云今南陽府南陽縣
寧府信陽州在南陽府城北二百七十里州境内有古謝城附郭為古申國今汝
十里其地甚近何必冢宰親出代遷之乎漢時去古未
遠或得其遺制也六章申伯信邁鄭云申伯之意不欲
離王室王告語之復重於是意解而信行朱傳云言信

東都之畿内也杜預曰經傳不見畿内之國稱侯者天子不以此爵賜畿内也如預之言畿内本無侯爵傳言樊侯不知何所依據攷子夏親聆聖訓四傳高行子薛倉子帛妙子至大毛公毛公為詩故訓傳於家以授小毛公則小毛公之學有淵源必非臆說又攷權德輿曰魯獻公仲子曰山甫入輔於周食采於樊今觀史記魯世家魯獻公周公五世孫子真公濞立十四年厲王奔彘共和行政三十年卒弟武公敖立九年與長子括少子戲朝周宣王欲立戲樊仲

山甫諫不聽戲立九年括之子伯御攻殺戲而自立十一年周宣王伐魯殺伯御問誰可為魯後者樊穆仲舉戲弟稱（是為孝公）以對是山甫者真公之弟武公之兄而括與戲稱之叔也故言其家事明而且詳歟至稱穆仲者豈穆又其謚歟而世遠編殘孔氏已有不知後人有謂樊仲山甫即共和之周公更難信矣

梁山

鄭箋曰梁山於韓國之山最高大為國之鎮所望祀焉

在今左馮翊夏陽西北攷爾雅云梁山晉望也孫炎云晉國所望祭也左傳云梁山崩晉召伯宗而問之公羊傳云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水經云河水南出龍門口又南逕梁山原郭璞杜預酈道元三家俱與鄭合而漢於長安畿內立三郡謂之三輔京兆居中東則馮翊故言左西則扶風故言右漢書注夏陽即古少梁秦惠文王更名禹貢梁山在其西北是也朱傳云梁山韓之鎮也今在同州韓城縣宋之同州韓城縣即漢之夏陽縣而今陝西

為二人而屬之兩地不亦謬乎馮復京曰陝西西安府古之韓國晉之少梁秦漢之夏陽縣也梁山在其境非大王遷岐所踰之梁山也大王所踰之梁山在乾州西北五里乾州即唐之奉天縣也所辨似明但所言之梁山俱在雍州界據爾雅左傳（成五年）之言梁山實在晉地此詩詠韓而及梁山則梁山為韓之鎮明矣後為晉所滅孔云當晉文侯輔平王為方伯之時滅之也左傳（僖十五年）稱秦晉戰於韓原為寇深與經文適合則此梁山固非大王所踰之梁山

亦未必在西安府耳禹貢於冀州言治梁及岐（孔安國云梁岐在雍州）蔡傳疑雍州之山不當載於冀州因指山西汾州府永寧州東北之呂梁山（一名骨脊山）而亦未見其確也今考山西通志岐山在潞安府長子縣東北二十里有水名梁水入長治合濁漳當得其實但通省所載凡幾矣又稱河津縣（平陽府）龍門山在縣西北二十里西

鳳凰山共十有二而忻州一州有二焉或以山形得名或稱鳳見得名一省之多若此合天下之鳳凰山不知

與韓城梁山並峙而山陰縣志大同府南三十里又有龍門山亦名陰門忻州西北五十里復有龍門山又名白雲山以此推之將梁山之名不獨馮氏所辨之兩山而京兆馮翊扶風果俱有之乎然如鳳凰山之小者也別處可以傳記梁山為韓之鎮晉之望何容他處假冒又攷漢書地里志言后稷封邰公劉處豳大王徙郊文王作豐武王治鎬顏師古注云邰即今武功豳即今豳州栒邑郊即今岐山縣豐即今長安西北界鎬即今昆明池西鎬阪

是周家歷代屢遷不出雍州之境大王去豳遷岐而踰梁山則梁山當在豳岐間雍州之域矣總之就詩論詩則詩之梁山即左傳爾雅及水經注之梁山在晉地者也孟子所稱大王踰梁山者自在秦地不可牽合為一

韓城

通典曰同州韓城縣古韓國有韓原一統志曰古韓城在韓城縣南十八里此詩美韓侯而言梁山則韓國必

近乎梁山梁山既在同州韓城縣則韓城縣即當為韓國矣而水經云聖水出上谷酈注上谷故燕地聖水又東南逕韓城因引詩及王肅語云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是也攷涿郡漢高帝置屬幽州領縣二十有九而無方城縣方城縣自屬廣郡為燕國趙襄王九年李牧取燕武遂方城是也今為順天府固安縣肅豈據其時所屬言乎孔穎達亦言韓屬并州周之幽并二州在堯時俱屬冀州而禹貢於冀州言治梁及岐則韓固梁山

相近也又魏志言范陽郡方城縣有韓侯城王符潛夫論言周宣王時有韓侯其國近燕詩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是也然則梁山韓城當與俱在涿郡與燕國相聯故以其師完城而所錫之追貊所受之北國蓋為并州牧而統率一方也依此釋詩地理既貫而文義相通矣

燕師

燕師二字毛氏無傳蓋以為易解爾鄭箋曰溥大燕安也大矣彼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衆民之所築完陸釋

文曰燕徐云鄭於顯反王肅孫毓並於賢反云此燕國
攷鄭以梁山在夏陽而韓以為鎮則韓城亦當在夏陽
左右由燕地至夏陽相去二千三百餘里韓國之城不
應遠取燕國之衆以完之而燕禮所以安賓故以燕為
安也王以韓城在涿州而燕至涿州不過一百餘里則
以燕之衆完韓城於理為近按嵇高烝民二詩皆是遣
如黍苗所言當初召伯帶領許多車徒人馬去也自勞
攘朱子以為此也曉不得者也然以近就近揆之人情
當如是耳又竹書紀年云成王十三年王命燕師城韓則王

燕也然觀宣王城謝而使召穆公或其世職也召伯巡
行南國山川原隰素所熟習故召公為冢宰時安知不使之城韓乎且周
公為冢宰時安知召公之必不為司空乎不然或召公
子孫受封於燕者召公特以王命命之率其國人以城
韓召公雖未親行詩人據其實而特言燕師亦說之可
通者也據元命苞言箕星散為幽州分為燕國地里志
言薊縣故燕國國都城記言其地在燕山之野故國取
名焉一統志言順天府武王封堯後於薊封召公奭於

三農原隰及平地也十月之交云擇三有事是有事者三而擇立之雨無正云三事大夫文連大夫故得以為公卿至於此者謂民就農事業蓋謂民得就業也故不宜以為公卿故易傳也　孔氏申鄭易傳之意甚當王肅述毛亦以就緒為就其事呂記從鄭而朱傳雖言未詳而亦附鄭說是已又呂記朱氏曰三農上中下農夫也此蓋朱子初說本於孟子而孟子尚有上次中次二等又鄭康成周禮太宰注既與先鄭不合先鄭云三農平地山澤也此又與二鄭皆不合故著集傳不敢自信而不用也但鄭箋釋此云為其驚怖先以

言安之其理固通此章實為命戒將士之事似不得為豫告淮浦徐土之事也又詩言三事者三十月之交毛既以為三卿蘇傳朱傳同雨無正毛無訓王肅述毛以三事為三公大夫謂其屬是亦指人而言與此三有事之臣同意則通詩一例其義簡直故蘇傳此詩亦從毛云於兵之出也使之左右陳其行列而戒令之曰往循淮之上而視徐土無久留處其地以患苦其民使其三有事之臣復就其業鄭於十月之交從毛雨無正訓三公蘇傳朱傳同此忽為三農之事未免隨文生義故朱子終疑而未定與毛

說有師授未可盡廢況尚書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周官三事暨大夫有明徵乎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詩疑辨證卷五